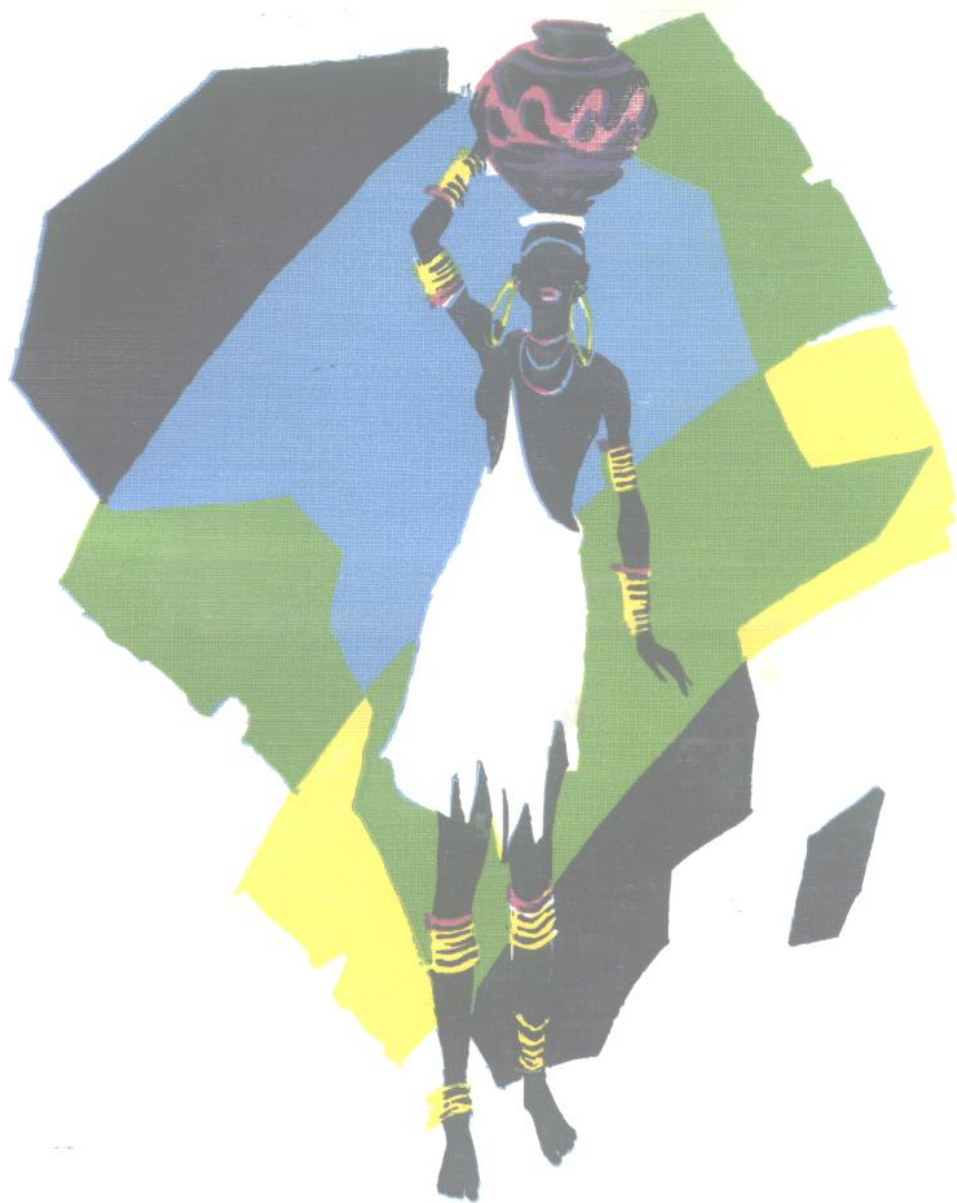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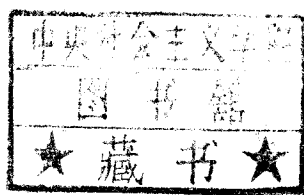
〔丹麦〕卡恩·布莉克森 著
〔丹麦〕王 依 依 译

我的非洲农庄



I 531.42
2

07267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图书室藏
《非洲农庄》 李劫人著

我的非洲农庄



我的非洲农庄

〔丹麦〕卡恩·布莉克森 著

〔丹麦〕王依依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4插页 253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2810册 (精) 700册

*

ISBN 7-5059-0569-4/I·357 (精) 定价：6.30元

ISBN 7-5059-0568-6/I·357 (平) 定价：3.95元

序 言

我十分喜悦地为这部经版权所有人授权而首次发行的卡恩·布莉克森所著《我的非洲农庄》中译本献上这篇简短的序言。

这部小说，或相当独特的回忆录，写于三十年代，1937年先是在美国而后在丹麦出版。它是二十世纪丹麦重要的散文作品中的一部，它也是一部在西方世界众多书籍中，自两次大战之间迄今，历经岁月的考验而继续拥有各国广大读者，并引起普遍兴趣的书。最近它的被搬上银幕即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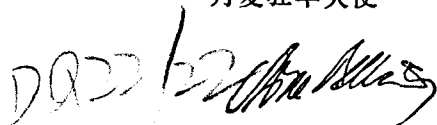
由于《我的非洲农庄》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类故事所具有的许多特质，其经历和叙述不受任何具体时间或地点的限制，它无疑将会在中国，这个在叙述故事方面具有如此生动的艺术才智和如此伟大的传统的国家，赢得广泛而持久的读者。

有关作者生平著述的一些基本情况收在书中作者小传之中，更进一步的情况读者可查阅译注中提及的出版物。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王依依小姐致以热诚的谢

意，这不仅因为她作为本书的译者所作的理解精到、严谨认真的工作，而且也由于她在《我的非洲农庄》中文本的出版成为可能的发起和准备中，所起到的如此积极的作用。同样，我要向荣斯苔伦基金会（版权所有）、丹麦文化部（资金赞助）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印制）致意，他们为使这部书在中国出版所作的积极响应和建设性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

丹麦驻华大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Arne Bille', with a large, stylized 'DQ22' written to its left.

阿纳·贝林

1988年2月北京



“骑上我的马，
张开我的弓，
讲述我真实的故事。”

目 录

一、卡曼特和璐璐

埃尔冈农庄	1
一个土著的孩子	17
移民家中的野蛮人	36
羚羊	56

二、庄园中的枪杀事件

事件发生前后	73
在马赛人的居住地	85
瓦迈	96
宛彦格利	111
吉库尤酋长	128

三、农庄的客人

盛大的舞会	143
从亚洲来的客人	156
索马里妇女	160
老克努森	171
一位到农庄来借宿的逃亡者	179
到农庄来的朋友们	187
绅士移民	194
翅膀	207

四、一位欧洲移民的日记

萤火虫.....	228
生命的道路.....	229
一种野蛮援救了另一种野蛮.....	231
艾萨的故事.....	232
鬣蜥.....	236
法拉和威尼斯商人.....	237
波茅斯的社会名流.....	239
关于自豪感.....	240
公牛.....	241
两个种族.....	244
战地运输.....	245
用斯瓦西里语数数儿.....	252
“你不赐福，我就不放你走”.....	254
月蚀.....	256
黑人与小诗.....	256
千福年.....	257
吉托什事件.....	258
一些非洲的鸟.....	263
帕尼亚.....	267
艾萨之死.....	268
黑人与历史.....	272
地震.....	275
“乔治”.....	277
“凯吉柯”.....	277
长颈鹿上汉堡.....	278
动物展览.....	281

旅伴.....	285
博物学家和猴子.....	286
卡罗门亚.....	287
普兰·辛.....	290
一桩不可思议的事.....	292
鸚鵡.....	295
五、别了，农庄	
在经济萧条的日子里.....	297
吉南久伊逝世.....	310
群山之墓.....	318
我和法拉卖掉农庄的过程.....	333
别了，农庄.....	350
译后记.....	59

一、卡曼特和璐璐

埃尔冈农庄

我在非洲埃尔冈山脚下有一片农庄，赤道在它北方一百英里的地方横贯过高地，我的农庄就在这六千多英尺高的地方。白天，你会感到好像高得接近了太阳；清晨和傍晚却又晴朗、宁静；夜晚则是寒意袭人。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高度相结合，就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风光。这里没有肥腴，也没有奢侈，而是那经过六千英尺高度醇化了的非洲，是这块大陆最坚强、最美好的精髓。土地的颜色像是陶器上那种干燥的焦红。树的枝叶纤小，长势也和欧洲树不同，它们没有长成圆盖形的树冠，而是横向地层层叠起。这种长势使得那一棵棵高大的树看上去像是棕榈，又像是一艘艘索具完备、风帆收拢的舟楫，英武而潇洒。从树林边望去，人们会惊讶地感到，那整片树林仿佛在微微地抖动着。在覆盖着青草的广阔的原野上，稀疏地长着弯垂、秃裸的老针叶树，草发出百里香和常春花的香味，有些地方这种香味浓得刺鼻。在高原上和在那些树林的蔓草上开的花都很小，跟平原上开的花儿一样，只有在绵绵细雨初降的时候，高原上才会开出一些硕大而馥郁的野百合。站在高原上极目远眺，尽收眼底的景物都是为着伟大、自由和无比的高贵创造出来的。

这一带景致最奇特的地方是那高空中的大气，而生活在这里最大的享受也是这大气。每当我想到寄居在非洲高原上的那些日子，总要深切地回味起当时在那种空气中生活的感觉。天空几乎总是淡蓝色或淡紫色，大团轻飘而瞬息万变的白云矗立着、浮游着。这天空又饱含着蓝色的活力，把远处的山脊和树林都染上了清新的蔚蓝色。中午时分，热气活泼泼地聚在地面上，仿佛是燃烧着的火焰；它闪烁着、波动着，明晃晃的像是流动着的水；它反照出一切，重叠起一切，现出辉煌的海市蜃楼。在这高空的大气中，人们可以舒畅地呼吸，吸进生命的真实感和心灵的愉悦。住在高原上的人会在早晨醒来时对自己说：我在这里，在我应当生活的地方。

埃尔冈山脉自北向南伸延着逶迤的山脊，最高处是四座优美的山峰，像是映在天空中的暗蓝色的波浪。山海拔八千英尺，比东面一带的平地要高出两千英尺，但是在西面，山势却深深地、陡直地跌下去，低向那称作大裂谷的地方。

在高原上，风总是从北方或东北方吹来，这就是非洲沿海的人和阿拉伯人常说的季风——东风，那是所罗门王钟爱的战马。在这里，人们仿佛觉得，大地正在把自己抛向空中，而大气却在抵抗着。风直冲着埃尔冈山吹去，最好能在这种时候从山坡上架起滑翔的东西，让气流高高地举起它，飞越过山巅。那些随着风儿遨游的白云，一碰上山顶，就环绕地挂在那里，要不就干脆撞个粉碎，化作纷纷的雨。而那些飘得更高，避开了暗礁的云朵，便会在山峰的西面，在大裂谷灼热的荒野上融化为蒸气。多少次我从我的房子出发，跟随这勇猛的行列前进；又多少次惊奇地看着那些骄矜的云朵，刚一飘过群山便消逝在那蓝色的大气中，无影无踪了。

那些和我的农庄遥遥相望的山峰，白天里真是千姿万态，有时好像离得挺近，有时又显得非常遥远。傍晚，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看，就会发现似乎有一缕纤细的银线，勾出了群山的深黑的轮廓。夜色降下来以后，那四座山峰仿佛也变得平缓了，就好像整个山脉舒展开了它的躯体一样。

埃尔冈山上有一种独特的景色：向南看是禁猎区广阔的原野，它一直伸展到乞力马扎罗地区；东面和北面是园林一般秀丽而低矮的群山，在它后面是大森林。吉库尤陪林波浪般起伏，与几百海里外的肯尼亚山脉连接了起来。陪林上镶嵌着小块的玉米田，还有香蕉丛和草地。远远近近的山村里，一簇簇尖顶的小茅草屋上升起缕缕蓝色的炊烟。从这里向西，向远处眺望，就是干燥的、月芽状的非洲低地。棕色的荒野上不均匀地点缀着荆棘的黑点；弯曲的河道拖着弯钩似的绿色长尾，那是高大的、荆棘如针的含羞木树林。这里是仙人掌的王国，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乡。

走进山地，你会看到一片非常广阔的、美丽而神秘的景色：这里有长长的沟壑和丛林，有青绿的山坡和嶙峋的遒劲峭壁；向高处看，在山峰下甚至还有秀竹丛丛。山里有清泉也有甜井，就曾在这些泉井旁露宿。

我在那里的时候，埃尔冈山上聚居着水牛、大羚羊和犀牛。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说，记得那里还曾有大象出没。我感到遗憾，为什么只是把一小块地方，而不是把整个的埃尔冈山脉都划到自然保护区中去。保护区的边界，是以南面山顶上的灯塔为标志的。当殖民地在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首都奈罗比也就变成了一座大城市。埃尔冈山本来可以是属于这座城市的一片绝妙的天然公园。但在我留居非洲的最后几年里，很多年轻的奈罗

比商人星期天骑着摩托车到山里去，见到什么动物都打。因此我想，那些大群的动物恐怕早已离开山地，穿过荆棘丛生的原野，到更远的南方去了吧！

人们可以轻松地沿着山脊，或是那四座山峰的顶部步行。那里的草绒绒的像是地毯，灰色的石头从平坦的草地上突出来。沿着山梁，在那几座山峰的高处和低处，像精巧的盘山路一样，盘着动物群走过的细长小径。我在山上露宿时，有一天早上，沿着这些小径，一路看见动物走过的清晰的足迹和羚羊的粪。这些庞大而娴静的动物群一定是在太阳升起以前排成长长的一串到山梁上来过。它们可能是到这里来眺望两侧的山涧和山下的平地的，除此以外，还会有其他原因吗？

我们在农庄里种植咖啡说来是太高了一些。从事这种经营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庄园上富起来过，但咖啡种植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不能离去。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经常落在工作进程的后面。

我们在荒凉而坎坷的原野上开出一片土地，严格地按照栽培方法把咖啡树种好。这里的景色为之改观了。后来，我有时会飞到非洲的上空，从高处俯瞰我的农庄，那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我的咖啡园的赞美，看着那灰绿色土地上的一片鲜绿，我意识到，人的心灵多么热烈地迷恋着几何图案啊！奈罗比周围的群山，特别是城北面的土地，都是这样开垦出来的。住在这里的人总在想着、讲着怎样种咖啡，怎样剪枝和摘采；晚上躺到床上，也在思索着怎样经营好加工咖啡的工厂。

种咖啡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不像人想象的那样容易。趁你还年轻有为的时候，要冒着大雨从苗圃中搬出装在一个个盒子中的幼嫩而闪亮的咖啡苗，把所有农庄上的工人都叫到地里

去，在湿地上整齐地挖好一行行的树坑，把树苗栽到坑里。然后，从林子里劈下树叉，将树苗严严地遮起来，为了不使它们被太阳晒着。是呵，深藏不露本来就是年幼者的特权。这样，四、五年以后树才会开花结果。可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树苗还会遭受旱灾和病虫害的威胁，野草也会芜秽地长满一地。有些咖啡树的根没有栽正，弯曲地长着，这些树一开花就会死的。一英亩地一般可以栽六百多株苗，我在六百多英亩的地里都种上了咖啡；在地里，牛拉着犁在一行行树中间来回地走，在这好几千英里的路程中，它在耐心地等待着即将得到的报酬。

咖啡园有时是非常美丽的。雨季刚刚开始，园里的花就开了，呈现出一片绚丽的景色：无数的花铺成白垩色的一片，浮在清雾和濛濛细雨之中，覆盖着六百英亩的土地。咖啡花有一种淡淡的苦涩的香味，像蔷薇的花一样。当园里的果实熟得透红时，所有的女人和当地语叫做“托托”的孩子们便被唤出来，和男人们一起把咖啡从树上摘下来，装上大大小小的车子送到河边的工厂去。我们的机器从来没有使我们满意过，但因为那是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工厂，也就很引以为豪了。有一次，整个厂房被烧毁了，只得又重新盖起来。工厂里那台巨大的咖啡烘干机不停的工作，带着它铁肚子里的咖啡果轰隆隆地转着，发出像河水冲刷小石子的声音。有时，咖啡在半夜就烘干了，应当把它们从机器里取出来。那时的景象真像一幅画：数不清的汽灯照亮了高大黢黑的厂房；厂房里挂满了蜘蛛网，堆满了果荚，还有那一张张黝黑而兴奋的脸，人们提着马灯，围着烘干机站成一圈。看着这般情景，你会感到整个工厂仿佛是一盏灯，悬在非洲美丽的夜色中，就像是悬在埃塞俄比亚人耳

朵上的明亮的珠宝。干咖啡果取出后，还要去皮，用手分出等次，然后装进大口袋，用缝马鞍子的那种大针把口封上。

黎明前、当天空还黑着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就可以听到载着高高堆起的咖啡包（十二包就是一吨重）的大车从工厂出发，爬上高高的山坡，进入奈罗比城的火车站：叫喊声，叮咛声和赶车人在车旁奔跑的声音汇成一片。我于是欣慰地想到，这次他们只需要爬一座山就行了，而我的农庄，却是在奈罗比比城高出一千英尺的地方呢！傍晚时分，我走出去迎接那归来的行列，筋疲力尽的牛垂着头走在空空的大车前面，由疲倦的孩子牵着，懒洋洋的车夫在尘土中拖着皮鞭。我们做完了所有能做的事，一两天以后，咖哇就要运到海上了，眼下我们只能盼望在伦敦的拍卖场上能交好运。

我有六千英亩的土地，除了咖啡园以外，还有一片空地。农庄的另一部分是原始森林，还有大约一千英亩的土地是佃户们的土地，他们称这片土地是他们的“沙姆巴”。佃户都是土著，他们往往在白人的农庄里领到几亩土地，而每年有许多时间要为主人干活，抵偿土地的租金。我相信，我的佃户们对这样的雇佣关系有着他们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出生在农庄里，甚至他们的父亲也出生在这里，所以他们很可能也把我看作是雇佣来的高级佣人。佃户们的土地比农庄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充满着勃勃的生机。随着一年四季的更迭，当你走在坚实的田埂上，向两边沙沙作响的绿色方阵看去时，就会发现那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很快的，庄稼收获了。大豆在地里成熟的时候，女人们就把它摘下、打好，豆梗和豆荚都堆起来烧了。在这样的季节里，农庄里处处可以看到冉冉升起的烟缕。吉库尤人也种红薯，红薯叶子的蔓藤铺满一地，像是密密

结成的席子；他们还种植各种带黄色、绿色花斑的南瓜。

每当你走到吉库尤人居住的地方，你首先会看到矮小的老年妇女耙地时的背影，像是一幅鸵鸟把头埋进沙堆里的图画。每一个吉库尤人的家庭都有好几座带尖尖圆顶的小茅屋和储藏东西的茅棚。两座茅屋之间的空地常常是最活跃的地方；地面像水泥板一样坚实，玉米铺在这里碾，母羊在这里挤奶，小孩子和小鸡也在这里嬉戏。我常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到佃户们茅舍周围的红薯地里去打野禽。那时，家鸽会在高高的长满垂须的大树上唱着嘹亮的歌，这些在佃户的土地上孤独的长着的大树，是大片森林被砍去后留下的，这种树曾经长满了整个农庄。

除此之外，我还有几千英亩的草地。高高的草在大风吹起时像海浪一样奔涌、起伏。吉库尤的小牧人就在这里放牧他们父亲的牛群。天冷时，他们就在柳篮中装上燃着的煤，带到草地上来。有时一不小心，整个草地着起漫天大火，给庄园上的牲畜带来了灾难。在干旱的年月里，长颈鹿和大羚羊也会成群地从高处下到这农庄的草地上来。

奈罗比是我们的城市，座落在十二英里以外群山环绕的一块盆地中。政府大厦和中央各大机关都设在这里，它们象征着国家的权力。一座城市不可能不对人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管你说它好也罢，坏也罢，几乎都不能改变这事实本身。它根据人类思维的原则，把你吸引到它那里。深夜从我农庄上可以望见，城市上空浮着的发光的薄雾，这使我回想起欧洲的大城市。

初到非洲时，这里还没有汽车，我们骑马，或是坐六匹骡

子拉的车进奈罗比，把牲口寄放在一个叫做“高原运输站”的马厩里。在我经历过的那些年里，奈罗比还是一个混合着各种建筑的城市，有美观簇新的石头房屋，也有旧式的、用瓦楞铁皮盖起的一处处商店、办公室和平房，一处兴旺的、充满生气的角落。每天从早到晚，这里都会有不少有趣的事情发生。城里大部分房子用敲平了的石油筒建成的，或多或少都生了锈，好像是被大自然侵蚀而成的珊瑚，不断发展着的人类文明早已从这破旧的躯壳里离去了。

索马里人居住的城镇离奈罗比城很远。在我看来，那城镇的结构是根据索马里人幽禁妇女的传统设计出来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城里住着几位年轻美貌的索马里妇女。她们的名字全城人都知道。她们住在市场区里。这些聪颖的女人教人神醉，可把奈罗比的警察折腾苦了。而规矩的索马里妇女是不会在城里露面的。索马里城裸露在风中，没有遮盖，因此到处铺着一层尘土。这种景色一定会使索马里人想起他们原来居住过的沙漠吧。欧洲人即使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甚至几代，总还是不能把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游牧民族全然地融为一体。索马里人的房子均匀地散布在光秃秃的地上，好像他们用了一些大钉子匆忙地把这些房子搭了起来，最多住上一个星期就打算搬家似的。可当你走进房子，就会吃惊地发现里面又整洁又精致，飘溢着阿拉伯熏香的芳泽；华丽的地毯、帐子、黄铜的和银的器皿，还有象牙柄的贵重的长剑。索马里女人有自己高贵而优雅的举止，她们殷勤、活泼，有银铃般的笑声。由于我有个索马里佣人法拉·艾登，因此在索马里人的村落里感到非常自如。在非洲的那段时间他自始至终跟着我，我参加了好几次他们的庆祝活动。索马里人的婚礼是他们传统的盛会。作为受到尊敬的客